



天民遺言

上本
末



□ 13
3071
2



13
3071
2

天民先生遺藁



復誠所先生書



門人 渡邊毅 編次

去月二日十八日賜書皆已拜復矣不審達否比日
尊體佳勝家事前書中已悉矣爾後無事茲不復有
陳春初所奉書略陳語孟字義童子問間有可疑者
來教云字義之中未見有可疑者但情字條下有所
不明白耳而略疏其說以教于弟又且聽弟以詳陳
其所見幸甚幸甚弟之所見稍異於先生之所見字
義一書可疑者十而七八不獨性情之說也而其最

○世之學先生者皆曰
請問先生之性邪曰
曰

所當辯究者莫急於仁義性情之說故前書特陳字
義中仁義性情之說可疑耳而今亦就來教敢再陳
所見以終鄙說請先辯以仁齋之說大繆於孟子之
意而次以宋儒似是之非也童子問曰有人則有性
無入則無性道不待有人無入本來自有之物充於
天地徹於人倫語孟字義曰人之性善者也仁義禮
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其言雖不一大抵以
爲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仁齋
一生之學悉備於此數語其所以爲得鄒魯之正派
者只自負此數語以宋儒之說爲悖於孔子孟之說而

啾啾辯說者亦只主張此數語字義童子問等書若
千萬言敷衍此數語者居於半焉是先生之所熟問
審知而不復待第之贅陳矣夫以仁義禮智爲外物
爲非性爲非內者則是告子之說也若孟子之言則
不然曰仁人心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其直斥告子之說之非也曰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此明義之果在內而非由外也孟子之時聖

學不明人失其德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其性者不但
一告子而已天下皆是也故孟子七篇之旨多在明
仁義禮智之爲性而其與告子辯者旣爲明盡矣而
仁齋復尋告子之舊窠唱仁義非性之說而自以爲
至珍至寶以爲鄒魯之正派而高自標榜矣夫告子
尚以仁爲內特以義爲外而已然而孟子以爲邪說
以爲害仁義浚辯痛拒而不餘其力也後世程朱之
說其實雖異於孟子而以仁義爲性之名未之有改
也仁齋知尊孟子而反曰仁義禮智非性也何其言
之異也可惜可歎可怪可駭吾不知其何由也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智我固有
之也則仁義禮智非性而何非內而何蓋四端卽是
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是四端四端仁義只是一物
無優劣之可等無分別之可容仁齋卻謂人性所有
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者也仁義禮智天地
自有之物善之至極者而非人之性也一則曰善一
則曰善之至極強立優劣妄生分別以四端爲小以
爲不是仁義禮智而欲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天地
之間可謂騎驢覓驢也予嘗不察其說之可否而姑
從事其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外於天地事物之際者有日焉而日無見焉耳
無聞焉卒不之有得也非吾不能得也四端之外更
無仁義禮智之可求也而仁齋主張其說自爲孔孟
之正宗不啻自失其德而不知也亦使聽其說者皆
不知其德而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烏有之地茫茫
蕩蕩如求亡子卒歲窮年無所底麗此第所以不能
無疑於仁齋之說也請復辯宋儒之說似是而非者
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宋儒亦以仁義禮智爲性其
言一也而其所以爲不同者何也仁義禮智之名同
而仁義禮智之實異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端本也猶言仁義禮智之根本也蓋謂仁
之行於事物之際其用至廣至多然而只此惻隱之
心仁之根本而千條萬緒發出焉堯舜之德光被于
四表周孔之聖立準於萬世亦只此惻隱之心爲之
根本自聖人至於塗之人其人品之高下倍蓰什佰
而無算焉而其日用之間接物之際君之仁臣之忠
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愛兄弟之友朋之信隨感
隨應千彙萬態者亦只鈞之惻隱之心爲之根本外
此四端更無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也故人能存此

天民遺言上
心謂之仁人。放失此心，謂之不仁者。以此心施政，謂之仁政。以此心立教，謂之仁教。凡以仁稱者，皆以惻隱之心爲之本也。羞惡之心，義也。故士而能存此心，謂之義士。民而能存此心，謂之義民。能從此心而不變其節操，謂之義婦。凡以義名者，皆以羞惡之心爲之本也。辭讓之心，禮也。故施之於家國，謂之禮典。見之於肢體，謂之禮容。以之制器，謂之禮物。以之脩辭，謂之禮辭。凡以禮稱者，皆以辭讓之心爲之本也。是非之心，智也。故人而智者，智將事。而智謀智慮，凡以智稱者，皆以是非之心爲之本也。是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卽仁義禮智之本源。而此上更無本之可求。更無源之可尋。更無來歷。更無去處。仁義禮智之最上頂究竟頭到此極矣。無復向上可求矣。孟子四端之說，其意蓋如此矣。宋儒以謂仁義禮智者，性也。理也。體也。四端者，情也。發也用也。故其解端字曰：端緒也。言仁義禮智之本體發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緒見焉。四端不是仁義四端之所以然者。方是仁義也。則此以仁義四端析爲二物，是大異於孟子之旨矣。予始不知其說實不可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者，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一層上而察之。於

應事接物之際觀之於閉關靜坐之時有時乎戚然而隱於衷此所謂仁乎敬之於其言則是惻隱也情也仁之用也非仁也非性也有時乎忸怩而愧乎內此所謂義乎是羞惡也情也義之用也非性也非義也有時乎退乎卑遜之心生焉是禮乎是辭讓之心也未可謂之禮也有時乎判然辨別之心發焉是智乎是非之心也未可謂之智也端居而思之反覆而驗之知之所識心之所覺凡瞭瞭于心目之間者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宋儒所謂仁義禮智之用者指以為情者而於宋儒之所謂體者理者性者真

仁義者未之有得也而更欲復泝其源拔其根必得一識真面目而強探力索體究認察費精盡神者幾日子矣非功夫不勤非志氣不至而不見些影響不見些踪跡亦終不之有得也自後追思之非吾不能得之罪也其實四端之外固無可得之物也彼不知四端實有之德即仁義禮智也而曰此用也非體此情也非性也欲以求無形無影實無有之物以為體為性為仁義禮智何其說之謬也可謂頭上安頭也若非虛見則必妄見今夫火不謂之火而謂火之所以然者是火也而可也乎水不謂之水而謂水之理

是水也而可也乎四端不謂之仁義而別求所謂所以然之理而以為仁義禮智者亦何以異于此端訓本訓首其來久矣至朱子始改其說以本為末析一為二根本實有之四端輕視之於外面而以為緒末空虛實無之理創立之於裏面反以為根本也甚矣其說之謬也而窮其所由端之一字為之靠證則此又不可不反覆辨明也端之為首為本固也而亦不可謂不容訓緒也既訓本又訓緒則四端果為本歟或為末歟孟子之意似未可的識且世之以訓詰求是非決去就者或猶豫狐疑不能不亡羊於其所適

從則亦不可不復別建明證以祛之惑矣今考其言有之日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到於此已抹殺端字則謂之本亦不須添也况又須說為末哉端之為本不可復容疑也可見孟子之意四端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矣性者生也四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是觀之則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非朱子所謂理也宋儒說性其名雖同而其實迥異乎孟子者盡相岐於茲矣此言也實孟子之本旨而非弟妄

為之說也。弟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王氏有言：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孟，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孟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孟者乎？弟雖不忍於背馳，朱子仁齋之說，然以切不忍於侮慢。孔子孟子之言也。嗚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漢唐諸儒訓詁之務，至宋儒始知聖學之可講。而又能尊信孟子，然而孟子之意不得明白如此。如仁齋亦知疑宋儒之學，非孟子之旨，其說似矣。而至乎其自為說，殆天淵燕越，而孟子之意愈沈益晦矣。

斯道斯學，孔孟以後二千餘年，至于今日，終無得正宗。而天下之學者，唯程朱之從焉。二三十年來，仁齋之說亦稍少行於其間。誤解異說，目孺耳塗，其惑非立談之可以能解矣。况若先生亦厭宋儒之說，從事於仁齋之學者，于茲有年矣。但恐先入為師，他說或不易遽入焉。辯如孟子之雄文，如韓氏之暢論，尚或不能以一書遂獲伸其意於左右。况弟之辯訥而筆拙乎？累言繁說，庶幾以得少達其意也。故又再陳其略焉。四端人性之所有，而非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以四端仁

義為判然二物而求仁義於人身之外者是仁齋之說也仁義禮智為性惻隱羞惡為情惻隱羞惡不即仁義仁義不即惻隱羞惡也四端仁義就人心中析而為二者是宋儒之說也一則求仁義於人身之外一則析仁義四端於人心之中雖其說大異而其至於不知四端即仁義則一也四端人性之所有即是仁義四端之外更無仁義者是第之所見而斷斷然深信以為孔孟之正旨者也不識先生以為如何夫仁義性情學問之大路頭大緊要於此一差無往而不差最所當先辨明也故專論此一事而未敢他

及焉近草性情疑六條性情心解一篇未就訂定故不敢備高覽其餘字義逐條可疑者自後陸續開陳以請質正如第果墮於僻見而先生更有會通又明以牖第當自速改以歸於至一之地伏乞必不惜往復以終餘教寶永戊子三月六日亮再拜

松山晤語
予頃年通書於管子竊議學術今茲仲夏浴于道後
溫泉遂至松山始晤管子談及學術管子曰某生世
祿之家叨藩府之高寵身膺重責望貴敞封是以日
夕惕厲讀書講理冀脩己積德以圖酬恩眷之萬一
然而資性淺陋學不得其要己未有脩德終無積常
以此為憂也為之如何請舉示予予曰論學欲言之直
予實愚憊敢陳瞽言幸寬貸焉尊兄之言可謂切問
矣而予恐尊兄未知何物為己何物為德也能知己
能知德而後脩可論也積可講也記曰能盡其性則

松山晤語

予頃年通書於管子竊議學術今茲仲夏浴于道後
溫泉遂至松山始晤管子談及學術管子曰某生世
祿之家叨藩府之高寵身膺重責望貴敞封是以日
夕惕厲讀書講理冀脩己積德以圖酬恩眷之萬一
然而資性淺陋學不得其要己未有脩德終無積常
以此為憂也為之如何請舉示予予曰論學欲言之直
予實愚憊敢陳瞽言幸寬貸焉尊兄之言可謂切問
矣而予恐尊兄未知何物為己何物為德也能知己
能知德而後脩可論也積可講也記曰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說者曰盡其性了而後始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了而後始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了而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工夫有次第其造到有漸次盡一層而後又進一層也予則以為盡其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是同一時事盡人物之性而方始盡其性也非盡其性了而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盡人物之性即是贊化育參天地非盡人物之性了而後方去贊化育參天地有則齊有無次

第無前後人而君臣父子男女老幼物而飛潛動植各盡其性而吾性始盡矣人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物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凡講盡性於人物遂生之外用功於一念動靜之間而自以為盡其性者實非子思子之意也能知此說則知脩己之說矣今兄是國之巨室而君民士庶皆所資其力則君民士庶即兄之己所在也君非之不格則兄之己未脩也民生之不阜則兄之己未脩也士風之不淑則兄之己未脩也君心莫不正民生莫不厚士習莫不美而後兄之己始得脩矣若夫不知用力於此者必

也徐其言緩其步其坐也如土偶人終日默然見鼻
白於蒲團上如坐禪僧如持律師實不可謂不用其
力者也然而豎儒腐生之所謂脩己而非堯舜禹湯
伊傳周召之脩己也請論積德焉世之用力於積德
者必端坐于一室之中讀幾行之腐墨分錙銖於章
句較分毫於訓詁統萬殊於一本散一理於萬事泝
濂洄洛比陳偶饒精極牛毛密入蠶絲薪積塵堆空
論虛說於靈臺方寸之間夜以繼日兀兀窮年亦不
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斯文村究之所謂積德者
而非公卿大夫豪傑英俊之積德也德也者得也人

之得此喜則笑哀則哭是到而知是非來而知非抱
響影隨鏡照圭合不假脩爲不待補湊矣是故見君
非於政事之間則必有以憂而諫諍之思必繼焉所
謂德也見頹靡於士風之際則必有以憂而倡率之
志必從焉所謂德也見怨讟於民瘼之中則必有以
憂而惠恤之念必生焉所謂德也凡事之接我者自
小而大自緩而急自微而著必從吾心之好惡是非
而不敢違不敢懈自時而日而月而年死而後休焉
亮所謂積德者如是焉耳矣今兄此之不務而徒脩
已於一室之動靜求功於一念之起滅以爲潛德以

為默脩而未聞有一言之格君未見有一策之施民則亦可謂失其務矣乎尊兄請試思焉坐客曰吾子之言不為無所見然而管兄資質取謙有不欲以賢知先於同列者答曰請再狂言以予觀此則兄輩未知謙之義謙其未易稱也古之聖賢仁加於生民澤被於萬世天下推其功兆庶稱其德然而其自視欲然不敢有一毫滿假之意尚且禮賢下士廣攬衆益如此而後謂之謙也後之所謂謙則不然其語言厭厭然其動作懾懾然居其位而一議未立曰吾恐人之未我信也當其職而一策未施曰吾恐人之未我

足也緘默充位局促備員而自以為謙抑謂之退怯而可也謂之畏縮而可也謙何之望哉必也君非格士風懿民瘼除而已始得脩德始得積功施於一世名顯於四方而自視欲然一無所有一無滿足之意則古人之謙或可庶幾歟言未既管兄乃奮然而起躍然而嘆曰切哉言也悉哉說也某受羈於儒先之說者久矣時得教於東牘之間稍知容疑於舊說而資性柔暗切磋無入先入為師舊習作祟動牽虛渺卒疎實用今日獲聽脩己積德之說親切痛快實徹骨髓自覺學問之欄柄真入手矣請自今敢竭駑力

鞠躬盡瘁，決不保位素餐，以負今日誨言之意矣。顧予之言之戇，可謂狂瞽之甚，而管兄不有一毫厭逆之色，反垂勸賞如此，其受言之量，可謂踰人一等也。而剖舊謬於一言之下，又可謂一日千里也。淹留旬日，管兄待予意極款曲，講學論業，日夕不倦，益見其志向之厚，有不可及者也。歸期日迫，送以高序，予學術朴陋，慚無麗語綺文，以報瓊琚，因謂向之所論其說雖無玄虛之可聽，無高遠之可喜，而與儒者之所講大相徑庭，然而於禹湯文武伊傅周召之學，或不_至燕越之甚，而於管兄之學，或有涓埃之益，則不當

復求他說，乃錄蕪言，以處焉。正德壬辰六月十一日，丹波并河亮謹錄。

孟子條答 復高橋淑

辱書審起居佳勝感慰兼到見示孟子說數條因蹟
 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
 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為惠
 愚意以為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
 內禁民之私糴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
 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
 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
 得糴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

移執作得以營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
得以成其開墾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
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
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
也孟子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
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
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
實否然而此皆魏營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
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濫究討事實
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况河內

河東之大乎則有大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
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小邑之粟所積
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積盡輸之彼
則其邑亦已自困小邑之容流民幾何流民之執作
賣傭可營衣食者幾事真如黔婁之衾覆首則足見
掩左則右露無其利而有其害此小邑之民粟所以
不可相轉移也大國則不然其所積固多移之足以
救彼之乏而民之來徙者執作營爲其得生意之道
廣矣兩得其利而共不見其害此大國之所以可移
也宋王介甫青苗之法嘗試之於一方而民實得其

利施之天下則有不勝其害者凡事固當以小推之
大而又宜於大而不利於小者有可施於小而不
可加於大者此有志於事爲者最所宜講明而非章
句訓詁小說話之比也故論及葛藤賢意以爲如何
交鄰國章仁者以大事小來書疑朱註以字字換
事字之非其說自有理然而小之事大論其實則聽
從伏事大之事小論其實則周恤撫字而孟子下語
共用事字不存高下實失穩當不若朱註以字字換
事字低昂酌宜而得其停當朱註不可全非也然而
不知此是孟子語話大有機權處緊要字眼也蓋齊

宜之病在鹿厲傲狠好敵於人而不肯下於人孟子
看透其病根所以故爲聽從服事下於人之語以陰
消其傲忿之病此是消導之輕劑也其藥果敵於病
故纔及于喉而伏症暴發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於
是孟子亦爲處因用之劑曰王請大之此是醫家療
病以熱治熱從治之法也忽彼忽此隨症改劑見風
使帆非此等眼明手快則爭得縛龍搏虎真名世之
高手七篇及論語中多具此機儒先不理會其意卻
爲擇一箇極穩極當之字如村學檢庠生之文字改
金根爲金銀也尚質賢意

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古註以爲諸侯自取喪亡之道
賢意從古註愚意亦舊從古註今因來喻而益斷朱
說諸侯附庸縣邑之解不可從也
故國章今日不知其亡也朱註爲亡去而不知賢意
從陳伯玉之說爲不知亡失其官愚未淺領來意之
所在也所謂亡失其官者其職有闕失之意乎或謂
其官爲同僚權寵所奪乎大抵來說不見有勝於朱
註其利不十不變其器其說無大利害則從舊說爲
可也兄固精別諸說今斷從伯玉之說意必猶有明
說蓋愚偶不通來意也請賜再教

齊人伐燕勝之章論文武之事來意甚見的實諸儒
之說實含糊不決皆因不達孟子君爲輕民爲貴之
義然而其說亦實重君臣綱常而又崇聖賢不富天
下之意此亦一道也不可輕易說壞也凡此一段事
古今大議論此等處實難與拘儒俗士說又不可爲
晚生輕浮輩容易說破焉真可與達者言不可與癡
人說也

或問曾西章來書論孔子孟稱管仲之異其說甚當但
朱註所載楊氏之說亦就本文品題于路管仲謂之
旁論剩語則可也未可以鑿斥之也猶待賢論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章來書云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極贊其大耳非如先儒天人一同及此氣天地之正氣等之語甚說來歷也愚意同來說每說如項羽云力拔山氣蓋世只是自贊其力之強勇氣之高邁耳其實山如何可拔世如何可蓋堯典曰洪水滔天水害雖巨如何浸天凡經傳中此等之言皆是形容張大之辭舉以為實說真癡人前說夢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註我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等之語皆與此同誤可謂虛論妄說可怪之甚也賢兄已看破此章之誤則此等之

誤意已洞然無疑焉然而中庸之書稱為道之蘊奧而舉世皆為晦菴所誤可嘆之甚故論次附及知言節來意以孫疏為詳悉不知與朱說有何異同孫疏八九年前讀過今不記其說如何此章文意朱註大抵為順妥弊笈今不藏孫疏後待檢尋再答來喻
鄙答條陳不敢自是實希質正不惜再論淺望深望書聯數紙倦甚草草奉復不罪之禱八月二十五日并河亮再拜

夫所謂再發... 性者性之欲也... 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

性情疑 六條

語孟字義情字條下不可解者尤多矣逐條致疑以請質正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

動與靜對今以動為情則不得不以不動為性苟以不動為性則所謂養性盡性者如何下手如何

做工夫動則可見不動之時虛虛寂寂何有可見動是已發不動是未發畢竟宋儒已發未發之說

也仁齋痛辯已發未發之說而今又踏襲故轍只

少改換頭面耳且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此語於字義性條下已辯其非而今復取之以爲解情之證前後相矛盾是可疑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是性之欲得安逸是情

目之於色即目之欲視美色也耳之於聲即耳之欲聽好音也口之於味即口之欲食美味也四肢之於安逸即四肢之欲得安逸也只此一事豈容性情之別耶字義以四於四欲字強生分別一以

爲性一以爲情甚可疑也

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

父子之親是虛欲子之善欲父之壽是實欲子之善即是父之親也欲父之壽即是子之親也亦只一事詞有虛實詳略耳譬猶直字單言則曰直詳言則有曰有無曰無是也豈可以言之詳略別而爲一哉是亦可疑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所好故謂之情也

情實也。孟子之意言物之不齊，或大或小，物之實也。未見有好之意，字義強解，以為好之義，甚可疑也。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為人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蓋言人見失本心之人所行類禽獸也，而以為此人未嘗有才焉者，然而此人性本

善陷溺其心，而如彼是豈人之本實也哉？孟子之意如此，直截分明。未嘗有榮辱好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之意，是亦以情字強為好之義，故為是曲說，亦可疑也。

晦庵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統性情，而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

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爲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卽爲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此一條最露破綻不可不辨明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不思不慮隨見而動隨感而應不假一毫思慮安排豈商量斟酌其可惻隱與不可惻隱而後方始惻隱哉可見四端之心不必涉乎思慮也若曰涉乎思慮謂之心不涉乎思慮謂之情則四端之不涉乎思慮者非情而何哉此不實知性情而強就言語說辭上而立言以非晦庵是以燕伐燕吾未知勝敗之所在也且夫四端之不假思慮仁齋亦言之於四端之心條下曰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

于吾身不言而喩不思而到是言實為得孟子之
旨而今又自悖其說而曰四端者心之所思慮者
蓋無實所見而妄為之解故說彼說此不免自有
此漏洩也

性情心解

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訓詁也者虛名也非
聖賢之所謂學也名實之賓也有是實而有是名未
有無是實而有是名者也今夫黃金白璧天下之至
寶也苟其金玉富有乎我則雖未辨其名亦無害為
有寶之人也故務得其實則略其名亦可也不務其
實而徒求其名義則不可也古人之論學也必有其
實非如後世不求其實而空論其名也古人論學其
言不一然其大本專在性情心三者故宋儒亦已致
工夫久矣其言曰心者性之郛郭又曰心統性情曰

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情者性之動也其目則喜怒哀樂愛惡欲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情是皆其所指雖不甚相遠而心性情三者判然爲別矣予取此說以質之於孟子其義不同也孟子答性善之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如此則性情二者固相混矣而其下承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心亦無別矣且夫惻隱羞惡所謂情也當曰惻隱之情羞惡之情而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則情心之別亦已蔑矣固非如註家之說判然有區別也於是自謂聖賢之教必務其實苟得其實

則假使未辨其名亦無傷爲有德之人也然而語而不詳擇而不精亦非善學者其善學者當求在我者而不可以外求也夫懼然而喜勃然而怒愀然而哀釋然而樂愛其可愛惡其可惡欲其可欲此七者我皆有之除此而欲別求所謂心者則無形可見無迹可尋於是果知其未始有心情之差也惕然而惻隱赧然而羞惡退然而辭讓的然而是非此四者我固有之外此而別求所謂性者亦無形狀之可見於是復知其未始有性情之異也孟子答性善之問以情善則豈外情而別論性者也哉惻隱羞惡謂之心則

亦豈外心而別說情者也哉若註家之說則以仁義
為性為理以惻隱羞惡為動為用其意以謂炎上火
之用而非其性潤下水之用而非其性炎上潤下之
所以然是性然而火之炎上也可見水之潤下也可
睹而至于其所以然口可言而目不可見且謂心譬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而已發
之情可見而未發之性不可見統斯二者而謂之心
則吾未知心之所妥帖也宋儒以性情心判然為三
而其實可見者唯情而已心與性皆為虛名非止與
孟子之旨背馳微之人心實不相合矣蓋學子所謂性

善也者乃謂情善即是四端之心也吾故曰性也情
也心也本一物豈容有二三然則其所以異其名者
何哉是因其所指之處而少不同耳性者生也四端
之心與生俱生也情者實也心者體中之名也凡皆
心也自其不假人為而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父子
之親天性也之類而
可見自其情實無偽而謂之情觀此豈人之情也哉物
之不一齊物之情也之類
而可見自其以思為職而謂之心觀心之官則思及以
見自其類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為心孰為性為
情何不思之甚也予作之解亦不得已也學者由是
而求焉則聖賢之旨將煥然復明矣然空論虛說捉

韓非子解老曰可謂性者取此
者去况徑絕而取緣理性情矣
也

風模影而非一，一精體實踐則亦訓詁之學也。故曰：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

附

天民先生并河君墓表

自孟子歿以來學術遂為天下裂有學一先生之言
暖暖姝姝不復廣求者有黨枯竹護朽骨專其所學
訾其所異者或驚于濶玄高妙之域或局于訓詁講
說之末皆不足以發明聖經而見諸事業也先生
生乎千載之後卓然不牽於好惡詣理既精信道又
篤參觀徧考公而且博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
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於是
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先生諱亮字簡亮其

先丹州之桑田人也。天資聰明，寬洪容物，志氣豪邁。果毅有謀，其接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平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要道，皆原之於語孟，與尚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法。先生初學於仁齋，盡究其說，然若仁義性情之解，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就實商量，始得其真。其言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

實無偽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其說簡易直截，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享保三年戊戌四月八日疾卒，享年四十，葬于洛東歌中山之陽，會葬之人皆揮淚曰：自先生亡，使吾無所倚賴而生，以爲恨。嗚呼！先生自幼居洛，及壯丁考儉齋妣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故未求仕家貧財匱，非有恩威賑濟以親其人，苟不忠實篤行之至安，能使人如此哉。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

故名不可不慎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
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所謂達可行於天下之意
也故門人相與私謚曰天民先生尊信其學慕尚
其志者恨惜其不幸早世而不能見之事業乃作石
以表其墓



門人渡邊毅謹撰

天民遺言卷上

